



韓非子卷之八

觀行第二十四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故以有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三曰疆有所不能勝故雖有堯之智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鳥獲之勁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疆而無



法術不得長生。以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鳥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難朱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鳥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難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爲三者發喜怒之色。則金石之士離心焉。賢聖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已。明於堯不能獨成。鳥獲之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安危第二十五

安術有七。危道有六。安術一曰賞罰隨是非。二曰禍福隨善惡。三曰死生隨法度。四曰有賢不肖而無愛惡。五曰有愚智而無非譽。六曰有尺寸而無意度。七曰有信而無詐。危道一曰斷削於繩之內。二曰斷削於法之外。三曰利人之所害。四曰樂人之所禍。五曰危人之所安。六曰所愛不親。所惡不疏。如此則人失其所以樂生。而忘其所以重死。人不樂生。則人主不尊。不重死。則令不行。使天下皆極智能。必儀表盡力於權衡。以動則勝。以靜則安。治世使人樂生。必爲是愛身。必爲非。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長立。國家久

安。奔車之上無仲尤。覆舟之下無伯夷。故號令者。國
之舟車也。安則智廉生。危則爭鄙起。故安國之法。若
飢而食寒而衣。不令而自然也。先王寄理於竹帛。其
道順。故後世服令。使人去飢寒。雖貴育不能行。廢白
然。雖順道而不立。強勇之所不能行。則上不能安。上
以無厭責已盡。則下對無有。無有則輕法。法所以爲
國也。而輕之。則功不立。名不成。聞古扁鵲之治其病
也。以刀刺骨。聖人之救危國也。以忠拂耳。刺骨。故小
痛在體。而長利在身。拂耳。故小逆在心。而久福在國。
故甚病之人。利在忍痛。猛毅之君。以福拂耳。忍痛。故
扁鵲盡巧。拂耳。則子胥不失。壽安之術也。病而不忍
痛。則失扁鵲之巧。危而不拂耳。則失聖人之意。如此。
長利不遠。垂功名不久。立人主不自刻。以堯而責人。
臣以子胥是幸。殷人之盡如此。干。盡如此。干。則上不
失。下不亡。不權其力。而有田成。而幸其身。盡如此。干。
故國不得一安。廢堯舜而立桀紂。則人不得樂。所長
而憂所短。失所長。則國家無功。守所短。則民不樂。生
以無功。御不樂。生。不可行於齊民。如此。則上無以使
下。下無以事上。
安危在是非。不在於強弱。存亡在虛實。不在於衆寡。

故齊故萬乘也。而名實不稱。上空虛於國內。不充滿於名實。故臣得奪主殺天子也。而無是非。賞於無功。使讒諛以詐僞為貴。誅於無罪。使偃以天性剖背。以詐僞為是。天性為非。小得勝大。

明主堅內。故不外失。失之近正。不亡於遠者。無有故。周之奪殷也。拾遺於庭。使殷不遺。於朝則周不敢望。龜毫於境。而況敢易位乎。

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故臨之。而法去之。而思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能立道。於往古。而垂德以萬世者。之謂明主。

守道第二十六

聖王之立法也。其賞足以勸善。其威足以勝暴。其備足以必完法。治世之臣。功多者位尊。力極者賞厚。情盡者名立。善之生如春。惡之死如穉。故民勸極力而樂盡情。此之謂上下相得。上下相得。故能使用力者自極於權衡。而務至於任鄙。戰士出死而願為貴育。守道者皆懷金石之心。以死子胥之節。用力者為任鄙。戰如貴育。守為金石。則君人者高枕而守已完矣。古之善守者。以其所重。禁其所輕。以其所難。止其所易。故君子與小人俱正。盜跖與曾史俱廉。何以知之。

夫貪盜不赴谿而掇金赴谿而掇金則身不全。賁育不量敵則無勇名。盜跖不計可則利不成。

明主之守禁也。賁育見侵於其所不能勝。盜跖見害於其所不能取。故能禁賁育之所不能犯。守盜跖之所不能取。則暴者守。慝邪者反正。大勇愿。巨盜貞。平則天下公平。而齊民之情正矣。

人主離法失人則危。然伯夷不妄取而不免於田成盜跖之耳可也。今天下無一伯夷而姦人不絕世。故立法度量。度量信則伯夷不失。是而盜跖不得非。法分明則賢不得奪。不肖強不得侵。弱衆不得暴。寡託

天下於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女妒人不徼幸。寄千金於羿之矢。則伯夷不得亡。而盜跖不敢取。堯明於不。失姦。故天下無邪。羿巧於不失發。故千金不亡。邪人不壽。而盜跖止。如此。故圖不載。宰予不舉。六卿書不著。子胥不明。夫差孫吳之略廢。盜跖之心伏。人主甘服於玉堂之中。而無瞋目切齒傾取之患。人臣垂拱金城之內。而無扼腕聚脣嗟咄之禍。服虎而不以柙。禁姦而不以法。塞偽而不以符。此賁育之所患。堯舜之所難也。故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備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跖。

也。爲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衆人不相謾也。不獨待比干之死節。不幸亂臣之無詐也。持怯之所能服。握庸主之所易守。當今之世。爲人主忠計。爲天下結德者。利莫長於如此。故君人者。無亡國之圖。而忠臣無失身之畫。明於尊位。必賞。故能使人盡力。於權衡。死節於官職。通責育之情。不以死易生。或然盜跖之貪。不以財易身。則守國之道畢備矣。

用人第二十七

聞古之善用人者。必循天順人。而明賞罰。循天則用力寡。而功立。順人則刑罰省。而令行。明賞罰。則伯夷

盜跖不亂。如此。則白黑分矣。治國之臣。效功於國。必履位。見能於官。以受職。盡力於權衡。以任事。人臣皆宜其能。勝其官。輕其任。而莫懷餘力於心。莫負兼官之責於君。故內無伏怨之亂。外無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訟。爭訟止。技長立。則疆弱不敵力。冰炭不合形。天下莫得相傷。治之至也。

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爾不能半中。使中王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君人者

能去賢長巧之所不能守。中拙之所萬不失。則人力盡而功名立。

明主立可爲之賞。設可避之罰。故賢者勸賞而不見。子胥之禍。不肖者少罪而不見。偃剖背。盲者處平而不遇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險危。如此則上下之恩結矣。古之人曰。其心難知。喜怒難中也。故以表示目。以鼓語耳。以法教心。君人者。釋三易之數而行之。一難知之如此。則怒積於上。而怨積於下。以積怒而御積怨。則兩危矣。

明主之表易見。故約立。其教易知。故言用。其法易爲。

故令行。三者立而上無私心。則下得循法而治。望表而動。隨繩而斲。因攢而縫。如此則上無私威之毒。而下無愚拙之誅。故上君明而少怒。下盡忠而少罪。

聞之曰。舉事無患者。堯不得也。而世未嘗無事也。君人者。不輕爵祿。不易富貴。不可與救危國。故明主厲廉恥。招仁義。昔者介子推無爵祿。而義隨文公。不忍口腹而仁割其肌。故人主結其德。書圖著其名。人主樂乎使人以公盡力。而苦乎以私奪威。人臣安乎以能受職。而苦乎以一負二。謂一身兩役也。故明主除人臣之所苦而立人主之所樂。上下之利莫長於此。不察私

門之內，輕慮重事，厚誅薄罪，久怨細過，長侮愉快。侮人偷取一時之快也。數以德追禍。禍賊當誅而反以德報之也。是斷手而續以玉也。故世有易身之患。

人主立難為而罪不及，則私怨立。人臣失所長而奉難給，則伏怨結。勞苦不撫循，憂悲不哀憐，喜則譽小人，賢不肖俱賞，怒則毀君子，使伯夷與盜跖俱辱，故臣有叛主。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如此，則人臣為隙穴而人主獨立，以隙穴之臣

而獨立之，此之謂危殆。

存儀的而妄發，雖中而不巧。釋法制而妄怒，雖殺戮而姦人不恐，罪生甲禍歸乙。伏怨乃結，故至治之國，有賞罰而無喜怒。故聖人極有刑法而死無螫毒，故姦人服發失中的賞罰當符，故堯復生，皋復立。如此，則上無殷夏之患，下無比干之禍。君高枕而臣樂業，道被天地，德極萬世矣。

夫人主不塞隙穴而勞力於楮墨，暴雨疾風必壞，不去眉睫之禍而慕賁育之死，不謹蕭牆之患而固金城於遠境，不用近賢之謀而外結萬乘之交，於千里

飄風一日起則責育不及救而外交不及至禍莫大於此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

功名第二十八

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時。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勢位。非天時雖十堯不能冬生。一穗逆人心雖百育不能蓋人力。故得天時則務而自生。得人心則不趨而自附。因技能則不急而自疾。得勢位則不

水之流着船之浮守自然之道

行毋窮之令。故曰明主。

夫有材而無勢。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材於高山之上。則臨千仞之谿。材非長也。位高也。桀為天子。能制天下。非賢也。勢重也。堯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鈞得船則浮。鎗銖失船則沈。非千鈞輕鎗銖重也。有勢之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勢。人主者。天下之力以共載之。故安衆同心。以其立之。故尊人。臣守所長。盡所能。故忠以尊主。主御忠臣。則長樂生。而功名成名實相待而成。形影相應而立。故臣主同欲而異使。人主之患在

莫之應。故曰：一手獨拍，雖疾無聲。人臣之憂，在不得一。故曰：右手畫圓，左手畫方，不能兩成。故曰：至治之國，君若桴，臣若鼓，技若車，事若馬。故人有餘力，易於應，而技有餘巧。然事立功者不足，於力親近者不足，於信成名者不足，於勢近者已親，而遠者不結，則名不稱實也。聖人德若堯舜，行若伯夷，而位不載，於世則功不立，名不遂。故古之能致功名者，衆人助之以力，近者結之以成，遠者譽之以名，尊者載之以勢。如此，故太山之功，長立於國家，而日月之名，久著於天地。此堯之所以南面而守名，舜之所以北面而效功也。

大體第二十九

古之全大體者，望天地，觀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衡輕重於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性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難知，不引繩之外，不推繩之內，不急法之外，不緩法之內，守成理，因自然，禍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愛惡，榮辱之責在乎已，而不托乎人。故致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純樸不散，心無結怨，口無煩言，故車馬不疲弊，於遠路，旌旗

不亂於大澤。萬民不失命於寇戎。雄駿不創壽。必班
幢。在家傑。不名於圖書。不錄功於盤孟。記年之牒空
虛。故曰利莫長於簡福。只久於安。使匠石以千歲之
壽。操鈎視規。矩舉繩墨。而正太山。使貴育帶千將而
齊萬民。雖盡力於巧。極盛於壽。太山不正。民不能齊。
故曰古之牧天下者。不使匠石極巧。以敗太山之體。
不使貴育盡威。以傷萬民之性。因道舍法。君子樂而
大姦止。澹然閒靜。因天命持大體。故使人無離法之
罪。魚無失水之禍。如此。故天下必不可。
上不天。則下不遍覆。心不地。則物不必載。太山不立

好惡。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擇小助。故能成其廣。故夫
人寄形於天地。而萬物備。歷心於山海。而國家富。上
無忿怒之毒。下無伏怨之患。上下交樸。以道為舍。故
長利積大功。立名成於前。德垂於後。治之至也。

韓非子卷之九

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

儲聚也謂聚其所說皆君之內謀故曰內儲說

主之所用也七術所察也六微七術一曰眾端參觀

端直也欲求眾直必參驗而聽觀也二曰必罰明威三曰信賞盡能四

曰一聽責下專聽一理必有失責五曰疑詔詭使危

而制之譎詭而使六曰挾知而問七曰倒言反事或

其言或反其事則姦情可得而盡此七者主之所用也

觀聽不參則誠不聞不參謂偏聽一聽有門戶則臣

雍塞其聽其所從若門其說侏儒之夢見竈侏儒夢

有一人場則後人不見哀公之稱莫眾而迷公言謀

以迷孔子對舉國盡黨季孫與之故齊人見河伯齊
同辭是一國為一人公之迷宜矣
專信一人以被誰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
以六魚為河伯與惠子之言亡其半也惠子言君

其半此上五說皆不參門戶之聽其患在豎牛之
餓叔孫叔孫而二子戮亡也而江乙之說荆俗也荆俗

公得以為亂亂嗣公欲治不知謂不知治故使有敵
彼得敵遠足以成其朋黨為擁是以明王
推積鐵之類積鐵為室盡以備失則體不傷而察一

市之患雖一市之人之言市有右參觀一
愛多者則法不立威寡者則下侵上是以刑罰不必

則禁令不行其說在董子之行石邑董子至石邑象
趙國與子產之教游吉也子產教游吉令故仲尼說

墮霜仲尼對哀公言墮霜不殺而殷法刑弃灰將行
云樂池將行以樂池不專任而公孫鞅重輕罪孫鞅

擊罪尚不能犯則無由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
罪重罪故先重輕罪無由是以麗水之金不守竊麗水

而獲免者故雖重罪不止有竊而積澤之火不救積澤
以不行法故也成歡以太仁弱齊國成歡以齊王

弱齊下皮以魏王慈惠管仲知
之故斷死人知治國常嚴禁人之厚嗣公知之故買

胥靡嗣公亦知國當心罰有胥靡靡逃之以一都買而誅之

右必罰二

賞譽薄而謾者下不用也謾欺也賞譽厚而信者下輕死

其說在文子稱若獸鹿獸鹿唯就薦草猶人之歸恩厚也故越王焚

宮室焚其室者欲行賞罰然而共起倚車轅賞移也

不欺也其信而李悝斷訟以射欲人之善射者理也宋崇門

以毀死崇門之人居喪而瘠者勾踐知之故式怒鼂

人故式怒鼂以求勇昭侯知之故藏弊衽厚賞之使

人為貴諸也婦人之拾蠶漁者之握鱸是以效之拾

握鱸而不懼者利在故也此得利忘難之效也

右賞譽三

聽則愚智不分自聽一理不反覆責下則人臣不

參下之材能一一其說在索魏王以鄭本梁

之不思梁本鄭地鄭人亦索與吹笙責下也故令得

參其患在申子之以趙紹韓香為豈日試申子為趙請

然後說終成其私也故公子汜議割河東韓王欲割

三國此非計也公而應侯謀苑上當應侯謂上黨亦

之此上三事皆聽之患也

右一聽四

數見久待而不任茲則鹿散謂人新見於君或復久

此得主之意終不使人問他則不南私謂使此雖知

敢為茲如鹿之散敢為茲如鹿之散

不知更試以他事或問之他是以敬還公大夫龐

使人不敢驚其私矣驚猶售而戴謹之視輶于戴謹欲知奉等者更使視輶車

周主亡玉簪周主故亡一簪也以商八宰論牛矢太宰

牛矢以求聰察之名也

右詭使五

挾智而問則不智者至挾已所智而有所問則深智雖不智者皆智也

一物衆隱皆變伏於一物莫不變而見其說在昭

侯之握一爪也握爪亡以誠故必用門而三鄉得必

南門之牛犯苗而三鄉周主索山以而群臣懼移得

之犯者皆得其情實卜皮事庶子使庶子愛御也四門豹詳遺轄遺

其轄欲取清明之稱也

右挾智六

倒言及事以嘗所疑則姦情得倒錯其言反為其故

陽山謾糝豎偽謾糝豎淖齒為秦使詐為秦使齊人

欲為亂君知而不疑子之以白馬謬言白馬以子產

難訟者分難訟者便嗣公過關市知過者之輸命

右倒言七右經

一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

者曰臣之夢賤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

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

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一物不能

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推也。一人不能故將見

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燭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

場則蔽竈之光故後今或者一人有燭君者乎。此譏

八不見之燭然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彌子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

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

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

則得再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

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而盡化為一。舉國既化

得論其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之不免於亂也。境內之

是非也季孫為一。以問之無益

一曰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舉事不

謀必知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

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

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

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

也安得三哉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過乎

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

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直信一人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荆而惠施欲以齊荆

偃兵以齊荆為援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兵可偃也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

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荆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

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荆事已定惠子入見

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荆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

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荆之事也誠利一

國盡以為利是術者之眾也攻齊荆之事誠不利

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眾也凡謀者疑也有疑則

疑也者誠疑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若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

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致疑之人劫半

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則成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

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游於

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

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

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

孺子何足見也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

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

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

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曰。吾已死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徒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傑。此不參之患也。

江乞為魏王使荆。謂荆王曰。臣入王之境内。聞王之

國俗曰。君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惡。誠有之也。

曰。有之。然則若白公之亂。得無危乎。不言人惡則何得成其姦謀

也誠得如此。臣免死罪矣。有惡不言何罪之有

衛嗣君重如耳。愛世姬。而恐其皆因其愛重。以壅已

也。乃賢薄疑。以敵之。如耳尊魏姬。以耦世姬。曰。以是

相參也。嗣君知欲無壅。而未得其術也。夫不使賤議

賢。賤不得與下必坐上。下得罪必坐而必待勢重之

鈞也。而後敢相議。今兩受勢重既則是益樹壅塞之

臣也。兩受共謀為壅更甚此嗣君不得術嗣君之壅乃始。夫矢來有鄉。鄉方也。有則積鐵以備一鄉。請聚鐵必

處即甲之不全者也矢來無鄉則為鐵室以盡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

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故彼以盡備之不傷此

以盡敵之無姦也言君亦當盡敵終臣皆所防疑則表絕也

龐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

王信之乎曰不信二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曰不信

三人言市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寡人信之龐恭曰夫

市之無虎也明矣然而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之去

魏也遠於市議臣者過於三人願王察之龐恭從耶

鄭反竟不得見

二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牆深

伯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

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

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闕于喟然大

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

八莫之敢犯也何為不治之子產相鄭病將死謂游

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蒞人夫火形嚴故人

鮮灼水形懦故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形無令溺子之

懦故子產死游吉不忍行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

於藿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

而僅能剋之游吉喟然歎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

悔至於此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糞之記曰。冬。十二月。實霜不

殺菽。何為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

宜殺而不殺。悔。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

於君人乎。人君失道。臣人陵之者。宜

殺之法。刑棄灰於街者。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仲尼

曰。知治之道也。夫棄灰於街。必掩人。灰塵揚揚。善掩

人人必怒。怒則鬪。鬪必三族相殘也。因鬪相殘。傷此殘三

族之道也。雖刑之可也。且夫重罪者人之所惡也。而

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無難所惡。此

治之道也。一曰。殺之法。棄灰于公道者。斷其手。子貢

曰。棄灰之罪輕。斷手之罰重。古人何太毅也。毅。酷也。曰。

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關所惡。古人

以為易。故行之。

中山之相樂池。以車自乘。使趙遼。其客之有智能者

以為將行。將。主行道之位。中道而亂。樂池曰。吾以公為

有智。而使公為將行。今中道而亂。何也。客因辭而去

曰。公不知治有威。足以服之人。而利足以勸之。故能

治之。今臣君之少客也。言在客也。夫從少正長。從賤治

賚。而不得操其利害之柄。以制之。此所以亂也。嘗試

韓非子卷之六

使臣彼之善者我能以為卿相彼不善者我得以斬其首何故而不治。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難其所難此治之

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今

罪輕罪避故能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無罪而不生亂也

者不至重者不來不犯輕自服是謂以刑去刑也

刑去荆南之地麗水之中生金人多竊采金采金之

禁得而輒辜磔於市甚衆又設防禁遮其水也擁令人離其

水而人竊金不止夫罪莫重辜磔於市猶不止者不

必得也言犯罪者不必一皆得而有免脫者則人行其免脫而輕犯重罪故今有然

此曰予汝天下而殺汝身庸人不為也夫有天下大

利也猶不為者知必死故不必得也則雖辜磔竊金

不止知必死則天下不為也

魯人燒積澤天北風火南倚火勢南靡故曰倚也恐燒國哀公

懼自將眾趣救火者左右無人盡逐獸而火不救乃

召問仲尼仲尼曰夫逐獸者樂而無罰救火者苦而

無賞此火之所以無救也哀公曰善仲尼曰事急不

及以賞救火者盡賞之則國不足以賞於人請徒行

賞哀公曰善於是仲尼乃下令曰不救火者比降比

之罪。遂戮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驪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

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

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

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

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

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者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

也。太不忍諸田。則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

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

也。

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矣。何如。馬對曰。

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

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

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

過好子。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

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

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

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

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

之罪。遂獸者比入禁之罪。令下未遍而火已救矣。

成驩謂齊王曰。王太仁。太不忍人。王曰。太仁太不忍

人。非善名邪。對曰。此人臣之善也。非人主之所行也。

夫人臣必仁而後可與謀。不忍人而後可近也。不仁

則不可與謀。忍人則不可近也。王曰。然則寡人安所

太仁。安不忍人。對曰。王太仁於薛公。而太不忍於諸

田。太仁薛公。則大臣無重。太仁則縱之。驕者不修德。義衆必輕之。故威不得重也。

太不忍諸田。則父兄犯法。大臣無重。則兵弱於外。

父兄犯法。則政亂於內。兵弱於外。政亂於內。此亡國

之本也。

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問矣。何如焉。對曰。

臣聞王之慈惠也。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

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

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

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

不亦可乎。

齊國好厚葬。布帛盡於衣衾。材木盡於棺槨。桓公患

之。以告管仲曰。布帛盡則無以為蔽。材木盡則無以

為守備。而人厚葬之不休。禁之奈何。管仲對曰。凡人

之有為也。非名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

度者戮其尸。罪夫當喪者。夫戮死無名。罪當喪者無利人何故為之也。

衛嗣君之時。有胥靡逃之魏。因為襄王之后治病。魏襄

王之后也衛嗣君聞之。使人請以五十金買之。五反而魏

王不予。乃以左氏易之。左氏都邑名也群臣左右諫曰。夫以

一都買一胥靡。可乎。王曰。非子之所知也。夫治無小

而亂。燕大治小者法不立而誅不必。當誅而不誅故曰不

也。雖有十左氏。無益也。法立而誅必。雖失十左氏。庶

害也。魏王聞之。曰。主欲治而不隱之不祥。因載而往。

徒獻之。徒獻不敢都胥靡

三齊王問於文子曰。治國何如。對曰。人賞罰之為道。

利器也。君固握之。不可以示人。若刻臣者。猶獸鹿也。

唯薦草而就。獸鹿就薦草。人貴也。賞罰之利器不可示於人也。

越王問於大夫文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吾

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於是

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之救火者。死。比死

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

北之罪。人塗其體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

千人。此知必勝之勢也。

吳起為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欲攻

之不去則甚害田者。言小亭能為田有害政當去之去之則不足以

徵兵甲。亭小故也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

曰。有能從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

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於東門

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從此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

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

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李愷為魏文侯土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

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的所射實中之者勝。不

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又與秦人戰。

大敗之。以人之善戰射也。

宋崇門之巷人服喪而毀甚瘠。上以為慈愛。於親舉

以為官師。明年。人之所以毀死者。歲十餘人。子之服

親喪者。為愛之也。而尚可以賞勸也。況君上之於民

乎。君而燕賞則功不立

越王慮伐吳也。謀故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雉。乃為之

式。從者曰。奚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

頭獻王者。歲十餘人。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舉

勇則人之

一曰越王句踐見怒蠶而式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蠶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之曰。蠶有氣。王猶為式。况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死。以其頭獻者。到到故曰王將復吾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民赴火者。賞在火也。火雖殺人赴之必得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賞故赴之不懼也臨戰而使人絕頭剄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况據法而進賢。其功甚此矣。進賢可以得賞之無水火之難則入豈不為哉其所不進賢者但君不賞故也

韓昭侯使人藏弊袴。侍者曰君非不仁矣。弊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非予之所知也。吾聞明王之

愛一頓一笑。必變其不善為也頓有為頓而笑。有為

笑。今夫裨豈特頓笑哉。頓笑尚不妄為也俸之

與頓笑遠矣。吾必待有功者。故收藏之。未有子也。

鱣似蛇。蠶似蠅。人見蛇則驚。駭見蠅則毛起。然而婦

人拾蠶而漁者。握鱣利之所在。則忘其所惡。皆為孟

賁。鱣蠶有利故人握拾皆有孟賁之勇

四魏王謂鄭王曰。始鄭梁一國也。已而別。今願復得

鄭而合之。梁鄭君患之。召群臣而與之謀。所以對魏

鄭公子謂鄭君曰。此甚易應也。君對魏曰。以鄭為故

魏而可合也。則弊邑亦願得梁而合之。鄭魏王乃止。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給廩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眾。吾無以知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而聽之。

趙令人因申子於韓。請兵將以攻魏。申子欲言之。君而恐君之疑已外市也。為外請兵取其貨利故曰市不則恐惡於

趙。乃令趙紹韓。嘗試君之動貌。而後言之。詳不之變動可得而內則知昭侯之意外則有得趙之功。既知故曰動貌。

謂樓緩曰。三國之兵深矣。寡人欲割河東而講。何如。之請若許其恩固以成不許終以為之請矣亦不放許其恩固隨之也三國兵至。韓王

也。免國於患。大功也。此父兄之任也。王何不召公子。講謂有急且與之後寧將復取事擬存終及復若講論故曰講對曰。夫割河東大費

汜而問焉。王召公子汜而告之。對曰。講矣。悔。不講亦悔。王今割河東而講。三國歸。王必曰。三國固且去矣。

吾特以三城送之。三國自去又與之城是徒以三城為送此悔之辭不講三

國也。入韓。則國必大舉矣。王必大悔。王曰。不獻三城也。若不講之三城入而韓必大舉也。王必悔曰吾不獻三城之故也臣故曰。王講亦悔。

不講亦悔。王曰。吾何我悔也。寧亡三城而無悔。危乃悔。寡人斷講矣。言講則事斷矣

應侯謂秦王曰。王得宛葉藍田陽夏。斷河內。困梁鄭。

所以未王者趙主不服也。施上黨在一而已。廢上黨一郡而

以臨東陽。則邯鄲口中虱也。守上黨之兵臨東陽則邯鄲危如口中之虱

王拱而朝天下。後復者以兵中之也。中傷然上黨之安樂

其處甚劇。臣恐其地之不聽。奈何。今上黨既安樂而其處又煩劇雖欲

施之恐王曰。必其地易之矣。謂移其兵以臨東陽吾斷定矣

五龐敬縣令也。追市者行而召公大夫而還之。公大

遣為立以間燕以詔之。卒遣行。不命卒遣去俱市者

以為令與公大夫有言不相信。以至無效。大夫雖告亦不信故不敢為效

戴驪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

門者。謹為我伺之。使人報曰。不見輜車。見有奉笥而

與李史語者。有間李史受笥。遣伺輜車以實奉笥本

周主亡王簪。令史求之。三日不能得也。周主令人求

而得之。家人之屋間。周主曰。吾之吏之不事事也。不

然臣之求簪三日不得之。吾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

之。於是吏皆悚懼。以為君神明也。

商大宰使少庶子之市。顧反而問之曰。何見於市。對

曰。無見也。太宰曰。雖然。何見也。對曰。市南門之外。甚

衆牛車。僅可以行耳。太宰因誡使者。無敢告人。吾所

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

問於女。因召市吏而謂之曰。市門之外。何多牛屎。市

吏甚怪太宰知之疾也。乃恠懼其所也。

六韓昭侯握水而佯亡一水。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

水而效之。昭侯以此察左右之誠。不割。割水不誠韓昭侯

使騎於縣。使者報。昭侯問之曰。何見也。對曰。無所見

也。昭侯曰。雖然。何見。曰。南門之外有黃犢食苗。道左

者。昭侯謂使者。毋敢泄吾所問於女。乃下令曰。當苗

時。禁牛馬入人田中。國有令。入而吏不以爲事。牛馬

甚多。入人田中。亟舉其數。上之。不得。將重其罪。於是

三鄉舉而止之。昭侯曰。未盡也。復往審之。乃得南門

之外黃犢。吏以昭侯爲明察。皆悚恐其所。而不敢爲

非

周主下令索曲杖。吏求之數日不能得。周主私使人

求之。不移日而得之。乃謂吏曰。吾知吏不事事也。曲

杖甚易也。而吏不能得。我令人求之。不移日而得之。

豈可謂忠哉。吏乃皆悚懼。以君爲神明。

上皮爲縣令。其御史汙穢而有愛妾。上皮乃使少庶

子佯愛之。佯愛御吏以知御史陰情。

西門豹爲濮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

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聞王之疑已也。乃爲謗。穆堅以知之。

穆堅王之所愛令偽謬之必忿而言王之疑已也

淖齒聞齊文王之惡已也及矯為秦使以知之王疑

秦使必以請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乘王

知之王知逐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

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

誠信不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

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

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彼嘗以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

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

女金而女囚遣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之九

韓非子卷之九

韓非子卷之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終似類
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廢置此六
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
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壅其說在
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驚懷尉其
患在胥僮之權厲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矢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利立而主利滅。是以
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
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夫妻禱祝也。故戴歆議子
第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
嚭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
規秦楚，宋石清衛君書，白圭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成私也。
是以門人指水而夷射誅，濟陽自矯而二人罪，司馬
喜殺爰騫而季辛誅，鄭袖言惡臭而新人剽，費燕忌

教却宛而令尹誅，陳需殺張壽而岸首奔，故燒芻廩
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二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反察之。是以明
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
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貴而廩吏覆，是以昭奚恤
執販茅而僖侯譙，其次文公髮繞炙而穰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
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

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王果作亂嚴遂韓
廐爭尚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唯皇喜敵而宋君
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知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矻則敵廢置矣故
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
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予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
遺書而長弘死用雞殺而郟祭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
者補其弱者此謂霸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
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
言龍鄭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
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
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嚮之以
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嚮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王果作亂嚴遂韓
廆爭尚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唯皇喜敵而宋君
簡公殺其說在狐突之稱二好與知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淫察而就靡人主不宥則敵廢置矣故
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患楚使黎且去仲尼而于象沮
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予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
遺書而長弘死用雞暇而郤縠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
名補其弱者此謂霸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
外則敵僞得其說在秦侏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
言龍鄴而嗣公賜令蓆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
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
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
以制臣。臣得之以擁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鬻之以
爲德。君先見所罰則臣鬻之以爲威。故曰國之利器
不可以示人。

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尉則左
右重久語懷尉亦資也猶以成富況公吏勢乎

晉厲公之時六卿賈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賈重敵
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
未嘗有也公曰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
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
一朝而夷三卿予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
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
其地

州侯相荆賈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

無有如出一口也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
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
右言無有如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
矢一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
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
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
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
為之奈何曰取五性之矢一云浴之季曰諾乃浴以
矢一曰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

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

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昔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給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助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羣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構之以自重也。

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不受今天及夫差亦天禍也以吳予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宰嚭遺大夫種書曰狡兔盡則良犬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

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

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司馬喜中山君

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

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

和以自重也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

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

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

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譴相韓白圭謂暴譴曰子以韓輔我於

魏我請以魏符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三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即

門門者則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隸乎夷射曰叱

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

去則跪因捐水即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

訶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

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因僞令人僞令人矯王命

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

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

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爰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爰騫。中山之君以爲季辛也。因誅之。

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

關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豪傑。良臣辯智果敢之士。盡其名姓。擇鄆之良田。賂之爲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爲設壇場。郭門之外。而理之。募之以雞黍。芳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而盡殺其良臣。桓公襲鄆。遂取之。

鄆令襄疵陰善趙王。左右趙王謀襲鄆。襄疵常輒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還。

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於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尊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尊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人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卷之十

順齋張鼎家
伯甫校刊

蘇軾詩集卷之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十一

蘇軾詩集卷之十一



